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95. 30. 11. 4.

第一卷 第九十五期

烏拉爾以東無論在長期抗戰根據地的立場上，或是降服乃至崩壞後的蘇俄復興的立場上，都是具有其莫大意義的。

蘇聯烏拉爾以東經濟力的總檢討

華南

◇俄國歐洲之部與烏拉爾以東

自從六月二十二日德軍侵入俄境以來，世界各國關心的焦點都集中於德蘇的戰局上了。在歐洲的中原裏，互相牽着盡近代科學之精華而構成的機械化部隊，拉開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長大戰線，正在繼續着激烈戰鬥的這次德蘇兩軍的大決戰，究竟要演變到怎樣呢？這個問題的結果不但可以決定兩國簡的興廢，簡直是可以決定目下這紛亂的全世界之政局的。

關於戰局最後勝利究屬於誰的推測，當然也各有其見，莫衷一是，有人說德國的電擊作戰必能獲得絕對的勝利，更有人說蘇俄的長期焦土抗戰能够較德國支持更長的時間，這些話自然各有其理由，我們也不必再加分辯，不過從三個月以前，直到現在的戰況看來，德國在軍事方面的優勢是不可諱言的。於是問題的歸趨就取決於德國，不能在最短期間內使蘇聯完全潰滅，乃至屈服或是蘇聯縱令失去歐洲的中樞地帶以後，尙能具有維持其長期抗戰的能力了。從後者說來蘇聯於其歐洲之部失陷後，當然其抗戰根據地是要遷到「烏拉爾山以東」去的。

基輔已經陷落了，同時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進擊更一天天地緊迫起來。報章雜誌上也盛傳着蘇聯將遷都斯維斯克(Sverdlovsk)或喀山(Kazan)去，如果事實有一天會這樣地實現了，那麼「烏拉爾以東」在蘇聯抗戰前途上實在有他不可輕視的價值的，因而我們的注意的地方也隨之要從一向的頓波(Dniepr)與烏克蘭而轉移到烏拉爾或庫茲巴斯(西部西伯利亞的東南兩山地)一帶去了。

普通地理書上，都把這面積二一三五萬平方公里的俄國從亞洲與歐洲的觀點上分成兩大部，一部叫作歐俄，一部叫烏拉爾以東，在這兩部中間有天然的一條好界限，那就是北起北冰洋，南達中央亞細亞蜿蜒二八〇〇公里的烏拉爾山脈。烏拉爾山脈是一脈龐大的山系，却不是什麼峻峭的高山。最高的峯頂為北冰洋附近的奈羅德峯高一八八五米，其他多在二五〇〇米以下，尤其是西伯利亞狹線通過的斯維斯克附近，那裏因為正當烏拉爾山脈南北分界的鞍部，所以只是些三百米上下起伏不平的山地而已。烏拉爾以東面積廣闊，沃野千里，然而人口稀少，未開墾的地方佔十分之八。現在我們把中央亞細亞全部歸入於烏拉爾以東，而把高加索算在

歐洲俄國之部裏，將兩者的重工業比較一下：

全工業	歐俄%	烏拉爾以東
電力	八五〇	一五〇
煤炭	八五〇	一五〇
石油	九〇〇	一〇〇
鐵礦	七五〇	三〇〇
非鐵金屬	七五〇	二五〇
化學工業	八五〇	二〇〇
金屬加工	八五〇	一五〇

全聯邦	歐俄	烏拉爾以東
煤炭(一萬公噸)	一三〇〇〇	八八〇〇
石油(一萬公噸)	三三五〇	三〇〇〇
鐵礦(一萬公噸)	二七〇〇	一八五〇
錳礦(一萬公噸)	一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八〇〇	一二五〇
	一三〇〇	九〇〇〇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五五〇〇

由此看來就烏拉爾以東煤炭產額達四二〇〇萬公噸，石油達三五〇萬公噸，鐵礦年八五〇萬公噸，若只從這些數字上看來，烏拉爾以東的經濟力實在不弱，應付長期抗戰應當是綽綽有餘的。可是這裏有一件需要考慮的事，就是要把這些生產量的數字與其國家規模的大小相照應着來看，並且要考察一下蘇聯政府不能把這些殘存的工業力并非有條地轉化成抗戰的能力，於此我們更須事先瞭然蘇聯的政治及

經濟機構和安定牢固的程度。

譬如拿烏拉爾以東的煤來說，產額達四二〇〇萬公噸，從這個數字上看來是很大的，可是俄國領域廣大，就只交通運輸這一部門就需用四五〇〇萬公噸，再算入重工業方面所消耗的煤數，那麼總煤必達七〇〇萬公噸，無疑地這必為蘇聯經濟上的一大恐慌了。那裏石油來說，蘇聯農業上消費石油量最少亦須八〇〇萬公噸以上，而烏拉爾以東僅產三五〇萬公噸，看起來只能供所有農村做燈火之用，至於軍事工業等方面所需大量的石油，勢必要仰仗日常的屯積或別國的供給了。以此看來，要拿了烏拉爾以東的重工業來維持長期抗戰的國防力，的確是有相當的缺陷的。

原來所謂蘇維埃經濟是被稱為一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是一種最有機的最人為的經濟機構。再談到其政治機構，俄國的長官要人們口口聲聲說是在自行着以民心為基礎的政治，實在說起來，那不過是在極強大的強權與彈壓之下所施行的一種共產黨獨裁政治而已。當然這種政治及經濟的機構從形態方面來說，正是一種高度國防國家的體制，在戰爭的時候是極宜於發揮其強大的國家總力的。

然而在一朝敗北的時候，尤其是如在紅軍遭受到全軍覆沒的大打擊，同時因為喪失了歐洲的領土而蒙受到經濟破產的危機時，這種體制的國家也是最容易崩潰毀滅的。

這件事大概也是納粹德意志攻蘇以前，對俄國的根本認識之一吧！然而上面所述却未免失之於太偏重於經濟方面了，從現實上說來是綜合着其他許許多多複雜微妙的條件的。因此我們對於蘇聯以烏拉爾以東為根據地而繼續其長期抗戰這件事，是不能說它絕對沒有可能性的。大略說來這件事還需要下面三個條件來決定。第一，史丹林政權不能始終維繫着民心保持着國內的團結。第二，因為戰爭的勝負是由雙方力量的相對關係來決定的，所以還要顧及到當德國以其電擊戰術席捲了整個俄國的歐洲之部後，在屢度消耗的國力下，能不能還保有餘力地制服蘇聯。第三，就是以樞軸國及英美諸國的對立為中心的整個國際情勢的轉變。

烏拉爾與庫巴茲斯

提起烏拉爾以東，其中自然已有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中亞細亞，更東向一直到堪察加半島的東緣為止。這一塊廣大地域中，許多重要的經濟地區散佈在各方。可是足為蘇聯長期抗戰之後盾的經濟根據地，尤其是重工業地，則首推烏拉爾與庫茲巴斯兩地地方。烏拉爾地方乃指其以尤斯為中心的一帶地域而言，內包有三州及二自治共和國。其中的工業地帶以斯維斯克市(Sverdlovsk)為中心，南北互一〇〇〇公里，東西互四〇〇公

里。這一塊廣大的工業地帶里包有下面三個重要都市：斯維斯克(人口約四五萬)。車里賓斯克(Cherepovets)人口約三〇萬。馬格特斯克(Magnitogorsk)人口約一五萬)。這三個地方為烏拉爾工業地帶的中樞。

資源地帶的烏拉爾開發很早，約在十七六七世紀的時候就開始了。她於十九世紀中葉興盛起來的南俄工業地帶並稱為俄羅斯礦物資源之兩大寶庫。南俄烏克蘭地帶所產礦物多於鐵和煤，而以此二者為主；可是烏拉爾地方的特徵則在其網羅着廣泛的各種各樣的資源，散佈在極廣大的地域裏。鐵、煤、石油、錳、鎳、鎢、鋁、金、白、金、銀、銅等重工業資源外更有氧化鋁、食鹽、燐灰石等化學工業資源。此外像石棉等耐火物產及建築材料等種類之多，不遑枚舉。可是其中最要緊的藉以支持俄國長期抗戰的仍以鐵及煤以外之諸金屬為最必要。烏拉爾鐵礦的總埋藏量約有十六億公噸，其質地至為優秀，分佈在全地域任何一處，而以南部馬格特斯克之鐵與西南部巴加爾的鐵為最大最優。鐵以外的金屬以銅為最多，分佈也極廣，煉鋼的事業佔全蘇俄的百分之六十。又有有色冶金佔全蘇俄的百分之二十。再加上石油和煤兩項重要的資源，形成了烏拉爾優秀的獨立自給的重工業地帶。烏拉爾的煤層南北縱走在整個地域裏，埋藏量六十億公噸，全境各處都密佈着大大小小無數的煤井。石油分佈北部與南部兩組，出產很多；加上裏海附近的恩巴油田，通稱作「巴庫第二」。

烏拉爾有這樣豐富的資源為基礎，當然其現實的工業力也相當強大了，茲將其大略情形列表於下：

(下期續完)

吾友

第一卷第九十五期

卅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德軍迫近莫斯科，圍攻鄂外集體農場之農婦(封面)

蘇聯烏拉爾以東經濟力之總論

上海之恐怖

「封神榜」時代的科學戰

信筆寫來

讀實文

一位小姊妹的來函

我們和「愛」

思維的藝術

戀愛的階段

落葉時節

舊夢

上海之恐怖

·山·

，諜間與殺暗滿充
險危為更口槍比手織

由南京路向法蘭西大馬路的附近走去，兩旁便道上行人之多真可以說是摩肩接踵，這却並不是什麼節目，而正是平日的常態。

上海遊民之多是向來著名的。事變之後，則又增加了一批難民。據說現在租界上有着四百萬的人口。其中大部份都是難民，而這些難民都是爲了要生活下去而拚命地爭鬥，真令人想起餓鬼充斥的一幅地獄畫，每天祇是飛着槍彈，和炸彈的爆裂，這是怒號，悲鳴，和狂噪的上海，是恐怖團與間諜橫行闊步的上海。

在上海有一條名叫蘇州河的小河。和平陣營與抗戰陣營就藉這條小河來區分。在虹口這面是汪政權與日本的和平建國陣營，對面就是重慶與英美的抗戰建國陣營。在極有秩序的組織之下拚命做着破壞南京國民政府的工作。

此外還有推動這種勢力的英美，和猶太人難民。另一方面則有反對這種勢力的德義，也有印度人，白俄，

所謂國際的上海第五部隊非常活躍。

南京要人的暗殺，對於日本軍將士的恐怖事件，都是這些團體所做的。暗殺團每月由香港乘便船潛入。藍衣社的恐怖團員則由浙江金華潛入上海。今天一人，明天兩人，這樣弱擊着和平派的要人。對於重慶的這種恐怖行為，南京方面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觀，不得已也祇好用暴力來對待暴力。

◇對抗重慶恐怖行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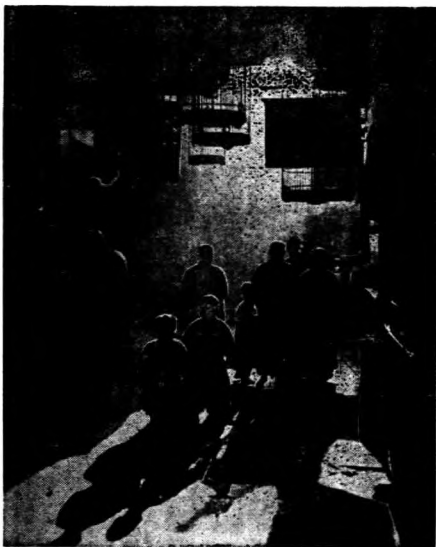
七十六號

擔負這種對抗策的，是上海的國府警政部的警政部就叫做這種特務工作的總部，在霞飛路七十六號，所以普通就稱之爲七十六號。重慶方面的工作人員，祇要一聽見七十六號之名，就會渾身戰慄。如此重慶派與和平派在孤島的上海返覆行着以血洗血的爭鬥。

七十六號因憤於重慶恐怖的暴虐，一夜潛入內地，襲擊某地集合的重慶派恐怖團而將其檢舉，給與重慶方面一個可怕的打擊。

根據工部局方面的統計，去年的恐怖事件共

。市街廟皇城舊謹安平和着顯，外圍怖恐◇



有一百十三件。自然這是除去上海特有的殺人，誘拐等，僅就帶有政治色彩的恐怖行為而言，而其中有八十多件是重慶方面的恐怖行為。到今年以來，重慶的這種恐怖行為依然不稍減緩，可以看出是由重慶方面所主使。

尤其是四月二十六日白天在虹口地區的日本電影院中放置定時炸彈，以致有一般無辜的男女死傷數十名，如此慘虐的行為，即素以抗日報紙著名的英文大美晚報也在社論中非難，認爲這是在人道上所不許的。

◇沉浸於世紀末日的

心境中之民衆

在如此極端殺伐凄慘的上海，市民却比較安



○乘軍觀圍上街，後生發件事怖恐達每

開，在蘇州河對岸的不夜之城，舞場賭場中每夜都有擁擠不動的人。追逐享樂，也許是中國大眾的通行性，然最近尤為特甚。見於法幣的悽涼，在不知何處是着落的混沌的世界中，一半是自暴自棄，追求着強烈的刺激，充分表現出欲忘却一時的世紀末日的心境。

由重慶發出來的電波，每夜在「家庭通信」或「事情通信」的名目下流來。「某人之妹今日由重慶赴香港」，或是「某處某人與李家之女結婚」，這些極平常的文句，不能就認為那是家庭通信，或事情通信。這些文句全是一些暗號，目的是為連絡同志，其中恐怕也含有對於恐怖團的指令。

◇巧於偽裝的諜報網

尤其是重慶和延安的細胞組織近來愈形發達，在上海的各種機關，例如「文化研究所」，或是「經濟研究會」，均各擔任調查項目，一向重慶

報告。恐怖團的一切行動，似乎祇有縱的連絡，而完全無橫的連絡。因此破壞一個機關，或捕獲一個犯人，也祇能知道關於其本身的事情，想由此確定指出其總機關，或暴露其他的秘密機關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最近檢舉了一個恐怖團，由此知道他們用密語或秘密墨水寫成書信，放在麵包中，或魚嘴裏，或插入一束便紙中，或假裝受傷隱藏在綑帶中，以及化裝車夫小販潛入要人住宅的附近。尤其是新近解散的共產新四軍，似乎多數轉為恐怖團，陸續潛入上海。一方面如「文化研究所」以巧妙的文句向和平陣營的各機關試行重慶方面的宣傳，以圖破壞和平陣營。

在這類傳單上祇有「文化研究所」的字樣，而地址及何種性質的機關則毫不註明。這種奇怪的文化研究所的宣傳，最近專對和平陣營的教育青年學生以及教職員都是他們進攻的目標。此外在戲劇方面貫入民族意識，如在蘇州河對岸所演的一「太平天國」一劇，就是深刻地在煽動着民族意識的情感。無論是文化研究所，或是宣傳劇，都是極有組織，極熱心地在做着重慶派的宣傳工作。

◇閃灼着間諜眼光的夜舞場

與恐怖團同樣不能稍微大意的是間諜。在上海日本人所開的飲食店及熱鬧場中，照例都貼着「小心間諜」的標語，但間諜又與恐怖團不同，很容易使人疏忽。

在霓虹燈照耀下的夜舞場中，

恐怖團和間諜的眼睛正在閃灼着。對於一部份忘了「上海是戰場」的人們，這真是當頭一棒。英國方面永遠是在工部局中擴張實力，所以工部局內設有情報網。在與重慶方面的秘密情報機關的密切連絡之下，蒐集各種情報。

和平陣營方面所用的汽車夫，無論怎樣裝作忠實，到最後也決不能大意的。最近聽說美國方面對於蒐集樞軸方面的情報特別活躍。據傳最近由海參威開來的蘇聯商船，載有妙齡美女間諜數名，潛入上海，已在河對岸的跳舞場中出現。

她們無論對於一句低聲的談話，或一張拋棄的紙片，都在拼命努力盜取什麼情報。在紅綠燈光下舞着的中國女子，也不能說不是抗戰陣營的間諜。所以住在上海的人們，覺得手槍的槍口，倒不比紅綠燈下伸出的纖手更為危險。

全國唯一之西書之總庫

龍門聯合書局

北京分局

各校同學購書隨送 九折優待券

地址：正設西單商場北樓 和外琉璃廠西門一五五號

飛行家雷震子以急降下的低空飛行，給與敵人以當頭棒！
毒氣戰專家哈二將，用口腔和鼻孔噴出毒氣，便利而經濟！

「封神榜」時代的科學戰

君平

這些日子，每當中國人拿起早晨的報紙來，他們時時會思索一下他們是否幻想著數世紀以來中國民間流行故事中所描寫的一個世界。在大體標題的下面，他們發現了關於陸，海，空三方面現在戰爭的一切給影繪聲的描寫。這種現代化的戰爭好像是從中國銷路最好的舊小說中搬下來的。

現代軍事科學家在技術方面的成功，與富有創造性的中國無名氏作者的微妙幻想是十分相似的。

這裏，我們所說的中國民間故事，就是三千年以前描述商代末年大戰的「封神榜」。在某一點上說，探摘古代傳說而於現代編寫成書的「封神榜」，很像荷馬所著的「伊里亞德」。封神榜的主要內容是描寫兩派戰神以及女神協助人世間的武將從事於大規模血戰的故事，由於這種可怕的戰爭確定了周代的立國基礎。書中描寫神兵神將在許多戰爭中所使用的最屬幻想的兵器，這些數世紀以前由於作者的幻想所虛擬的兵器，已經被現代的發明家所促其實現了，且用在歐洲的戰爭中。所以，我們會驚異到現代的軍事家和發明家不是從中國的舊小說中得到了一些啓示力。

封神榜內的故事起點是說紂王的暴虐，描寫紂王因寵愛妲己的種種惡行。因此激起周代封邑的革命，造成故事的頂點。原代的內閣總理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也是衆神的首領。這一羣天兵天將與太上老君訂立了軍事同盟，故事也就因此而熱鬧起來了。紂王一方面的總司令和元帥都是低級動物由修煉而變成的獸，氣焰亦頗可觀。

遠在周代的革命軍開始進兵之前，紂王結集

了十六個遠征師團，每師團均由低級動物所變成的神將的弟子來指揮。這些遠征軍不幸都戰敗了，於是周代的革命軍長驅直入，突破了重重的難關，直逼商朝的首都。紂王因戰敗而羞忿，不待簽定和約，遂即自殺，於是周代建國，樹立霸權，其政治壽命竟達九百年（紀元前二三四——二四七）之久。



細雷戰雷震子自來空向敵軍陣
散佈花天病西英之。

書中描寫戰爭方酣時的神兵神將都使用其秘密的武器。最出風頭的一位健將是雷震子。他可以在空中翱翔，相當於現代戰爭中的空軍。他下來的時候，原是一個凡人，後來吃了神人的紅杏，忽覺兩脅生翅，面貌也變成了鳥形，鼻子如鉤，嘴如鳥喙。因此飄飄然，頗有騰雲霧露之感。這時，天神教給他各種新奇戰術，以及使用銅棍的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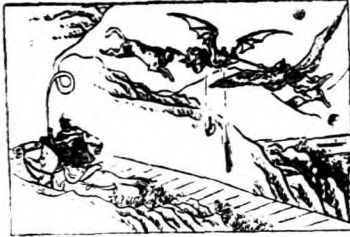
雷震子在作戰時幫助周代立下許多不朽的武功。他能够飛翔於戰場之上，擔任偵察同轟炸的工作。看準了目標之後，以急降下之姿勢給予敵人以當頭棒喝，在某一時期內，他擔任後衛的作

戰，使敵軍胆顫心寒。他誠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降落傘兵。
在紂王的軍隊中也有有一個與雷震子對抗的戰士。這位戰士却是一位無名士，來歷也不大清楚，大概是作者在寫作草回小說時想到另一個長篇故事中的物而把他遺漏了。這位無名英雄的雙翅不知從何而生，但他的飛行速度和機航力却遠不如雷震子。在一次空戰裏，雷震子用急降式把他的敵手打死，後來纔知道雷震子的雙翅是一九四一年式，而他的敵手則是一九三二年式的舊翅。

當時雙方空軍的實力並皆雄厚。參加空戰的神兵神將除去各自具備特別的秘密武器以外，飛行速度每小時竟達千餘英里。他們能够高飛至同溫層，又能够作低空飛行，因為那時還沒有高射砲。

在這種空戰裏，每一個神兵神將都是降落傘兵。他們降落在敵軍的後方，從事破壞交通，無線電台，用手榴彈炸毀敵軍的火藥庫。但是當時降落傘部隊在戰爭中的地位不如現代為重要，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偷襲敵軍的後方，解救被俘擄去的上尉，少將，甚至司令官等重要人物。
因為戰爭大抵都在空中，所以空戰的範圍擴大到數千英里之遙。這一批一批的空軍自航空根據地起飛以後，數秒鐘內即可飛抵戰場的上空，其作戰之勇敢與冒險雖是英國皇家空軍將領不及。在空中交鋒的一刹那，他們不用路易斯機關槍或快速機關砲，備用各自的秘密武器來較量一下。其中有一位飛將軍的秘密武器是碎石子，當者無不立死。現代的空軍總司令大概都想要這種秘密的碎石子罷！這種碎石子如投落在敵人的軍事目標或工業中心區，牠的破壞力比較燃燒彈和烈性炸彈還要厲害！此外，碎石子的供給量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比較炸彈的供給量要大上數十倍。
大部分的秘密武器是備用之應付單獨的敵人，不是用來殘殺一羣的敵人。這一點與現代的武器有所不同。秘密武器中最難防禦的一種是一飛

(7)



旁之子震雷。第一之烈激最戰空將敵與子震雷
。猛凶為尤機飛的式火吐之較，術神一為



以與將敵軍對勢姿之下降急以中空高由子震雷
。神頭當



致以刺敵與給，氣毒出噴孔鼻由來專戰戰毒
。擊打之命



。大彈射放入敵向屬羽用手射放焰火

剪刀」牠能把敵人殺成兩截，仍安然的飛回到袖口中。此外，還有一羣靈敏的烏鴉能夠啄穿敵人的雙目；有大批的飛劍能於數千里之外割取敵人的頭，而於任務完了之後，安然的在飛返到牠們的根據地。

封神榜裏的毒氣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毒氣戰比較起來雖如同兒戲一樣，但在書中描寫的異常生動。封王的軍隊和革命軍中的戰將裏，有許多是化學軍事專家，他們可以從鼻孔裏，口腔裏噴出毒氣，比較現代的毒瓦斯在使用起來更為便利。所惜者，當時似乎還沒有防毒面具。

這些使用毒氣的戰將都訓練一批跟隨他們作戰的兵士，隨從他們奔馳於戰場之上。當交戰最烈時，這些戰將都從喉裏或鼻孔裏噴出毒氣，使敵人暫時暈絕，而於十二小時之後醒來時，已變成對手的俘虜了。有一次，噴發毒氣的兩將軍相過於戰場之上，同時兩人均為毒氣所窒息，後來纔被各自的衛兵救醒過來，因為前面已經提過，在那時還沒有防毒面具。

在這次戰中，細菌戰爭雖然尚未見諸戰場，但封神榜裏的細菌戰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

細菌戰中兩種致命的細菌是天花和黑花病。這兩種細菌在封神榜時代的報紙讀來因已盡人皆知。當兩軍有一次正在陷入苦戰，不分勝負的時候，有一羣陰險狠毒的神將忽自天國下降，到封王軍隊的總參謀部裏，警告他們能於一霎眼之內能將全部敵軍肅清。語氣強硬的總司令聽了這話以後，快樂得跳起舞來，立即以無線電通告全體前線兵士，命令他們奮力再抵抗數小時，援軍即刻到來。於是這批施放細菌的神將飛往敵軍陣營的上空，撒下了無數的帶有顏色的豆子。結果，敵軍於次日之內幾乎完全死亡。這次施放細菌是於夜間中實行的。他們從根據地出發以前，等不及氣候預測的報告，糊裏糊塗的一起飛，作開戰以來的首次夜襲，竟獲得驚人的成效，使雙方軍隊裏的隨軍記者都忙著向國內拍發電報，報告開戰以來首次細菌戰的情形。

周代的革命軍受此巨創之後，全國人民都掛出「下半旗」誌哀，一方面籌劃着報復的對抗法。這時，馬代革命軍中的一名神將立即起飛到天國，這位中國的醫藥大師神農帝告訴他說，這種細菌就是所謂「天花病」，雖打預防針也無效用。但有一種草是唯一的特效藥。說時，神農帝用右手從西服裏面左方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束草，那就是專製天花病的特效藥。這時，神農皇后也嫺嫺來到面前，用她那紫紅色的翡翠玉手把這束草用棉花蘸着酒精消了毒，然後珍重的交與了這位神將，並囑咐他本著耶穌濟世的精神去療治那些受了細菌毒害的兵將。負着偉大使命的這位神將也無心靜聆玉言，說了一聲再見，就急忙的飛到革命軍的兵營中。革命軍經過這種聖草醫治以後，十氣大盛，終於戰勝了封王。

現代戰爭中的火焰放射器在封神榜時代裏早已出現。協助周代革命軍作戰的富有正義感的一位神將，為報復封王的細菌戰起見，派遣他的弟子帶着一把扇子下凡，這把扇子一經煽動起來就可噴出可怕火焰，比較現代的火焰放射器便利多了。但現代武器中如坦克車和潛水艇在封神榜裏並沒有提到。

現代武器比較數十年前雖然凶猛可怕，且

(下接第十二頁)

二信一筆一寫一來三

某某

如果說起醫藥，無論在歷史上或是分門別類上，似乎哪一國也比不了我們這「古老」的國家，然而好像也真不愧稱得起「古老」二字，不論在什末地方，總得要把老祖宗拉出來做根據，還要「老」得比別人「不同」，並且更得「不同」的，使別人「驚異」，連連說幾聲「比不得也」而退方才算罷了。爲了證明這話的虛實，你不妨到每一個賣中國藥草的「X X 堂」走走，不論這「X X 堂」實是怎樣的「大」，大得也許住三層樓房，同人幾十口，藥草存貨足有「幾百斤」，然而在它的每張藥單上也一定要見到如此的字樣：「本堂採取川廣雲桂各省生熟地道藥材，遵古炮製……」。「遵古炮製」，這就是告訴你；我們這裏的「製」藥，不是胡來亂來毫無根據，是用「古已有之」的八百年前老祖宗和野獸一起生活爬着走路時候，所留下的「方法」炮製的，這樣，有根有派，難道你還有什末不放心？

以上所說的不管其無論如何，但究竟還得用「一種東西」給人「吃」了以後才能「治病」，然而如果要提起了不吃東西也照舊能好病的法子，則似乎更「神奇百倍」令人驚嘆不置了，不過當然也還離不開「古」，使用這種法子的，據說都是用一種「什末」術，譬如「長壽術」「養生術」「房中術」等，記得曾在「一本老醫書」上見到也不是一種「什末」術，它的「延年益壽」的方法，說來更「與衆不同」：是用正在青春發育成熟的姑娘底月經水治病，月經水並且分成了「頭路」「二路」「三路」的等次，也不知是怎樣的「探取」，又怎樣的「鍛鍊」，然後再叫人服下去，自然會延年益壽，百病不生。又據說：活了八百歲才死去的「彭祖」，生前會一種「什末術」，也是把「女人」怎樣怎樣，據「古」書的記載，說是彭祖曾御死四十多個妻子，然後就能夠「長生不老」云云，云云。總而言之，無論

什末「術」都離不開「女人」，既可滿足生理的需要，又能却病延年，說到這裏我不由又佩服我們老祖宗的「聰明過人」了。

這是說「古」，如果說到「今」。却也有不少「後生可畏」的，如同在鷄狗身上開刀，在牆壁

一南一柯一隨一筆一

談賣文

古人寫文章，沒有一個是爲了寫了賣錢的，文章到了同一般商品一樣，放在市場上去交易，是在資本社會制度成立之後。有求有供，於是產生了所謂「稿費作家」以及專門吸食又人心血的一般臭虫。

一個做文章的人，常常不會像商人一樣的有那樣銳利的眼光，去鑑別行市中的一種投機貨色，或是像一個做玩具手工的匠人一樣，流行那種貨品，他便在屋子裏加工趕造。他得要聽候他的思想與意志的指揮，他得在圖書館裏埋頭研閱，他得用他的觀察去體驗人生微奧的真理……然後二篇寫作告成，被公開到讀衆的眼前時，才不致像一個畸形的嬰兒似的，被一般人所唾棄。

可是寫文章專爲了用來賣錢的人，却完全與這相反，因爲當時時刻在他的腦裏總閃着黃金色的濃影，思想等等早已已被擠得不存在了。但是筆却像一根就在牧人手中的鞭子一樣，將這些被擠出去而又趕集一起，他得把這些不健康東西當牛乳一般看待，在那乾燥的乳頭下面，去拼命作擠的工作。他一邊擠着，一邊遙望着那正在震盪的市場。如果說這種生活很够幽默，倒不如說是一種很悽慘的刑罰了。

慣常喝牛乳的人，是精於鑒別它的素質之優

上打針的「老祝由科」，用什麼「龍虎交會」「鉛汞投來」「抽坎填離」等等「玄奧」名詞做「治病」招牌的「X X 道」，這些人說來全都下于老祖宗的「聰明」的。甚至連頂頂用「香灰」治病的，也是日見其夥，明明病人已經「奄奄」一息，但是神人却還告訴你「不要緊，藥王爺會保佑你的」，等等的話語，最高怪的是，人們說了也說「深信不疑」，不過總也還得把一條人命送上才算完事。從這一點看，也就可知現在我們這「古老國家」底人民底程度的一斑了。

某某

劣的，他從色澤上，濃度上，以及鮮味上，能夠精細的分別體驗出來。慣常讀文章的人，其欣賞文章的眼光，也相同一個慣常喝牛乳的人，文章之好壞其實是瞞不了他的眼睛。

時常用傷感的憂鬱的成分放入文章去的人，他是一個可惡的牛乳商，因爲他將變酸了的牛乳，購入給人喝，使人有中毒的危險。這種伎倆，僅僅能欺騙那般喝牛乳不久的人；同時也有專門將歡笑的快樂成分放入文章裏，使你忘了去現實的重要，這種商人伎倆是善於在淡薄的乳汁裏加糖精的人，然而這也只能騙那些嗜糖菓的孩子們而已！

一個寫文章的人，爲什麼要將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像一個味良心的牛乳販子呢？顯然地他將寫文章的目的看做「生意經」了。他既將寫文章一事，當做解決一切物質生活唯一手段，中心思想既沒有，就只好在文字技巧上做功夫。所以他的文章的每一句話，都像一個藝人的口吻，是十分圓滑動聽，可是又十分虛假淺薄……當你初讀的時候，似乎很有一股誘人的力似的，像一瓶醇酒一樣，像一朵野生的香花一樣，使你情不自禁的要將它讀完。然而讀完了的時候，你立刻要失望的，因爲他給你的是一片空虛。

新文壇上的線裝書

修文

新文壇上的線裝書，應以「志摩的詩」為嚆矢。說是他發明的，也無不可。民十五之夏，一日大雨滂沱，我在西單一個舊書舖裏避雨，看見架上擺了幾冊磁青面，白書簽，上面寫着非常娟秀的四個字「志摩的詩」的書，拿起來一翻看，是道林紙上用仿宋字體印的新詩，當時化一元大洋購得一冊，這今仍擺在書架上不時翻看，民二十五之夏，清華批評家李長之先生過我，談到想搜集各家之新詩集為海上徐許君所辦之「天地人」半月刊作一篇有系統的批評文章，我當時示以這本詩集，他說難得難得，因為以後新月份的「志摩的詩」比第一次自己印行的刪改不少也。其後仿效者有于廣氏的詩集「晨曦之前」，于氏喜作長句的詩，此集為其第一詩集，今之中學生，恐怕無人讀過他的詩了。以後不久則有劉半農氏的「瓦釜集」二冊，半農的詩是「胡適之」體中最好者，純粹白話不尚修飾，「叫我如何不想她」一首曾由趙元任製以樂譜，當時風行各大學中，比今日流行之「何日君再來」高多了。詩集中線裝者尚有梁宗岱譯的「水仙辭」(中華版)。

非詩集的書效法此種裝訂者有章克標氏的「文壇登龍術」二冊，此書甚怪，似論文又似諷刺文，現已絕版。最後一種則為生活版民二十三刊行的林語堂的「大荒集」上下二冊，也是磁青面道林紙仿宋精印。

這是林氏的重要著作。內容最大的特點是並不幽默，包含他最重要的論文翻譯，劇本，小品。這裏頭的文章都值得今日之大學生熟讀深思，可惜現在仿間並不翻印它們。比如在序中他談到他自己的讀書經驗有如下的一段：

「吾生平讀書絕少，無論中外文學，都是這樣。因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趕看時行所尚的書。但是有時偶然得一好書，或發見一新作者，則歡喜無量，再讀三讀而獲益無窮。這就是孤遊者之樂。但是我相信用，凡讀書的人都應如此。必須得力於一家，不可泛覽，以致博學而無所成名。……讀書應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讀之，才容易見解思想上有所啓發，如此時久日漸，自然也可有成就。當人學與思，總是學佔大部份而思少，就是因為所學是趨時之學，不一定與自己思想能發生活的關係，要多思不如少學，才不會精神浪費，但要如此又非取孤遊辦法不可。」

線裝的新文學書，我見到的讀過的只以上五種，還有也未可知，板本學也不是一件毫無價值的事。不過現在無人注意罷了。



利凡命

小牛肝 臟製劑

強身補血之特效藥

本品採用小牛肝臟複雜煉濃縮。質料濃厚。功效靈驗。專治各種貧血。面黃肌瘦。精力疲倦。婦女生育過多。以及病後衰弱。最宜服用。

主治一切貧血。消化不良。神經衰弱。體質虧虛。功能強身造血。滋生血球。改善體素。延長生命。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LIVEMIN

華北總辦事處
天津英租界十
九號路十六號

號一四胡維三單東：京北
號六十路維九十界租英：津天

號八十路津天：島青
號一十里安德路四經：南濟

告訴小姊妹們

二一位小姊妹的來函

張斐亞

冷嬌女士：

早欲作函，與您筆談，無奈時間督促得我幾乎喘不過一口氣！雖然我不是剛剛引起生活的騷子，又那裏配稱是個忙人呢？我明曉，比我更忙碌的大有人在，比我更辛苦的亦不在少數，然而，對於善懷懷往昔的我，在這次謀生的經驗上，真又增加不少苦惱。雖然，我知道，我需要生活上，需要更多的磨練，然而，朋友們的鼓勵是我生活下去的原由！我不能缺少他們，自從步出學校的大門，環境又趨變些，四周圍困得我我只能為「飽」奔走，至於志趣上的慰安，我真就心永久不能接近我了！

我珍視小姊妹會，我更希望着她能猛進，作成女界的羅盤。准說我們只會「趕麵條」，「切肉絲」，「開個讀書會」？我不相信，我們「能」的僅只這些！那個國家，那個社會，沒有婦女兒童協會？然而，偌大的古老的文雅城却沒有，幾年來，多少人狂喊着甚至咒罵女人們的流毒，我們不管理評說是否完全對，更是否亦讓女人擔當國家興亡的責任，我們只要看看「自己」！在學校裏六年小學的栽培，什麼社會需要她們？六年中學更是否造就出能為羣謀福利的人品？對的，各方面的回答是「不需要」！多少人沒有看到接近實生活才是學作人的課本，反而抓住時代的尾巴在那裏咆哮「藝術」！小姊妹會我所希冀她的，是與實生活打成一片，連絡我們各角落裏的女伴，互相協助，互相砥礪。這裏有我一點意見，雖然，我還不會加入小姊妹會，可是終久我要抽暇加入這勃勃的一羣，修練我們女人的作人來追討我們至上的福益。

第一、我們加強組織。讀書會，烹飪實習，

爲了我們的營養與實踐是絕不應忘的！但是，更有再多的事業期待我們試路！誰也逃不了家庭，更不能離棄社會。看我們的可憐的同胞，往往因爲一個傷口，一口水，而致奄奄一息，被貧病摧毀了！有多少人懂得公共衛生呢？更有多少主婦明白簡易的治療法呢？幾乎受教育的學校裏却沒有完全相信信條的訓練，我希望姊妹會再組織一個新技藝，由這裏訓練大家精緻的救急療術，繼續運籌畫法，以及護育的技術……等等。這不但對我們居家有益，走在街上遇有撞傷的時候，也很可以施實技去救急呢！

第二、我們應接近飢餓線上的同胞。尤其當此冬快來的季節。將我們箱底下的破爛拾出來洗改、補織、利用我們的暇日操勞我們的雙手，施予我們苦同胞一些溫暖。我在初中，曾幫忙教會的冬服，那天起，我才知道，窮並不是「限」與「寒」括之的事！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利用暇日除暇，會同服務部的調查員，到貧民窟走一遭，我相信，那比我們躲在屋裏想辦法有易的多！倘若大家都能看到「窮苦」真切的領悟了「貧困」，我更相信，每個人都會起憐憫之心，節省自己給我們同胞一些溫暖。還有，我們也可以組織縫紉的習作，提倡我們的手工業，如果我們有了資本與努力，我們還可以展覽拍賣。

第三、向我們各界姊妹呼援。我一定知道在各界，隱沒不少「能幹」的姊妹，更有不少碩莪不知生產的女兒，我們應利用大家的園地大聲狂呼，讓她們來攬助我們前進。

冷嬌！我想你會笑我太理想得近於幻想吧？固然，有不少困難阻礙他們的發展，但是，我想，護育工作在這戰雲彌佈的今日，我們女同胞

我們和「愛」

幽草

讀竟「友先生的『我的戀愛觀』」，不禁給我許多啓示，尤其是那句：「雖然我知道戀愛是神聖的，它可以鼓勵青年人前進，但也容易阻礙青年人前進的勇氣。」的話，更使我想執起筆來和諸位小兄弟們談談我們和「愛」了。

提起「愛」來，一定有許多小兄弟們想到狹義的解釋，其實廣泛談來，世間一切事物以及我們的身體周圍，都蘊藏着「愛」的種籽，祇要我們留意，更要把眼光放得遠大些，是不難理解這句話的。當我們降生在這世界的那日起，一直到我們離開世界的那日止，什麼時候不是浸潤在「愛」的汗水裏？什麼時候不是我們身畔堆滿「愛」呢？也許有小兄弟們不相信這句話，現在讓我來說：

童年時期我們懸揣在母親的懷抱裏，享受世間最偉大最純潔最真誠的「母愛」；這是誰都承認的。所以幼年喪母的孩子我們說他是孤苦的、可憐的，因為沒有享受「母愛」。我們到了學齡時期，被送到學校去，因而又蒙受教師的「愛」，同時，也是「友愛」的開始，因為那時的我們知道尋找伴侶，和小友在一起玩耍了。這時我們還愛着玩具和糖果，不是嗎？有一個故事就是說：父親帶了小孩到鄰家去，鄰家主人一手拿塊金子一手拿塊糖送到小孩面前，小孩因而取糖放在口裏微笑了，對金子却睬也不睬，所以小孩的父親回家後把小孩一頓痛打，如果拿了金子不是有許多多的糖好吃嗎？這是說大人的愛和小孩子的愛不同，小孩天真潔白的心祇知眼前的糖好吃啊！我們愛錢，乃是知道錢有用之後才愛的，若錢如沙土，則誰也不愛它了。

年紀的增長，慾望隨之加深，愛的目標也日廣一日，所以青春期的我們是最苦悶的，這全是由「愛」字起。因而「戀」瘋狂了青年的心，爲了追逐女人而自殺者有之，而墮落者有之，結得幸福之果者有之。還有「愛」的對象是學識，於是

有多少是受過訓練的？我們真應鍛鍊一下，至於縫紉，猶如我們新添一課勞作，大家圍坐一起，一邊聊天，一邊穿針，不是更有味嗎？我很有感情，只要作何事，對我發生興趣，我對他是痛快淋漓，毫不拘束，我想你，不，「小姊妹會」不致怪罪我吧！

我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原諒我！我還沒時間呢！還有請諒解我的不客氣與這潦草的字跡！

最後，告訴你，我就是前次與您筆談過的「阿昭」。再說吧！但願我們在小姊妹園地握緊我們的雙手。

張斐亞敬上

讀竟來函，使我心中感到異常興奮，總算我又遇到了一位同志。

一養成儲蓄的習慣

這儘可以避作一個拜金主義的女子了！

誰都知道金錢是萬能的，人的一切行動都受着金錢的支配，人沒有金錢，處處會感到不便，所謂「文錢難倒英雄漢」，雖英雄豪傑也不能脫却金錢的羈絆。可見金錢的魔力是如何偉大！我不希望有着多少萬的資產，但是我永不希望我手背朝下向人要錢化，除了我小的時候向父母要錢。我總覺得向人家要錢化，那是最難堪的事，不知要看人家多少臉子，回想我剛畢業那個月，自己總也不好意思向媽媽要錢化，一方面覺得自己是畢了業，還和家裏要錢化，難為情；一方面因為家庭經濟的關係，才願讓媽媽多為難，所以那兩個月的生活，我感到非常窘迫，於是我更知道金錢是可愛的了。

的姊妹，但是這裏面有着許多困難，不是一步就作到的，我現在只希望已經加入小姊妹會的姊妹們，大家握緊了手以後，我們才敢登高遠眺，否則，一步落入深淵，豈不前功盡棄，所以我不敢敏捷的前進。

我很希望有「能幹」的姊妹加入我們的會，雖然我們現在已有着不少的「能幹」姊妹，不是「能幹」的姊妹越多，我們的成績越大嗎？我相信，當我們姊妹會有了相當的成績的時候，她們一定能幹的姊妹——覺得我們的會還有相當的價值，一定會陸續來參加的。

末了，我希望妳能在九日下午來參加我們的討論會，我很希望和妳面談。大約會裏還有妳一個熱朋友，我忘記上次是誰提到的，見面妳一定會認識的，再談，祝

秋安

冷儀

(冷儀)

所以存讀書時期，把媽媽給我們的錢，除去我們買書籍等必亞化的錢之外，決不肯多化一文。在作事以後，就更應該把一部分錢孝敬父母，一部分留待已用，一部分儲蓄起來。

我還記得在我七八歲的時候，便知道攢錢了，那是由於我病了，每次吃藥，祖父便給一塊錢鼓勵快吃，一次大病，我攢了幾十塊錢，從那時起，每年的壓歲錢，我也多攢起來，因此便養成我儲蓄的習慣，在上中學的時候，媽媽給三塊錢月費，我一個兒也捨不得化，攢起來，留著做兒。我的玩兒攢了滿滿的一抽屜，可惜多數都被弟弟們給玩壞了！

我為什麼在這兒提出儲蓄的問題呢？很簡單，因為一般人都認為拜金主義是和女孩子有着過分密切的關係，好像拜金主義這個名詞，是專為女孩子在情海裏所發明的，我不服氣，我決對不承認女孩子都是拜金主義者，但是我也不能否認決對沒有拜金主義的女孩子！

日日出入學校，和書本為伍！再有強深的友誼，更燃燒着心，也知道「愛」我們的父母，更深的「愛」我們的國家！更深的「愛」著世界全人類！

壯年期我們「愛」我們的職業，「愛」我們的責任；結婚後「愛」自己的妻子，同時也被妻子兒女所愛着。

到了老年，固然有人說是老年要錢，可是老年人不祇愛錢，除錢外還有更多的「愛」，第一愛自己的兒女，第二是愛自己的家庭，第三是愛安靜，第四是愛「生」，因為這時的老年人知道將要走進墳墓去，所以愛惜着自己的生命，按心理學講，老年人的「愛」是和我們小弟兄們愛講慾愛有着同等的心情。不過有生即有死，當一個人完結最後的呼吸，這時我們可以說「愛的結束」。

諸位小弟兄們！我們和愛是一生在一起的，我們的「生」可以說是「愛」的「生」，「死」可以說是「愛」的「結」，我們不只要顧及目前狹義的「愛」，為了「愛」我們自己，為了「愛」我們的國家，為了「愛」全世界的人類，小弟兄們，我們努力創造我們「愛」的世界！

為了避作一個拜金主義的女子，必須有儉樸與儲蓄的美德，因為你既然儉樸，就無須要大量的金錢，即使大量的金錢，在你面前搖搖，你也會視如未視的過去。你既然有了儲蓄的金錢，那麼到了急需的時候，便可以不受金錢的誘惑，而出賣了寶貴的靈魂的。同時，在結婚以後，因着平日善於儲蓄，也可以減輕丈夫一部分金錢的負擔，而造成一個美滿的家庭，於此可見養成儲蓄的習慣，是可以幫助自己尋求幸福的，小姊妹們何妨嘗試一下呢。

預告：下期刊載一個已婚的女子的自述，可以告訴妳怎樣尋一個理想的對象。

小弟兄們請看

友奇



五毛錢！

我作了一次強盜

披·節·

這還是幾年前我在上海的時候了！

一天在報上瞧見了段「臨時演員介紹所」招考一名臨時演員的廣告。說明是要一隻眼睛瞎的人，並須體格健壯。我興奮的細心修飾了一回，又對着鏡子作了會兒喜，怒，笑，哭，笑……的表情，才坐電車換公共汽車的跑到遠在四里以外的那家「臨時演員介紹所」去報名投考。

在十幾個和我同樣的「隻眼」的投考者，居然僅僅錄取上了我，一個穿西裝的先生告訴我：「叫我在第二天早晨走到『介紹所』去，然後再由哪兒一塊兒去『電影公司』。」

回來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滿了美妙的幻想：夢想着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說不定也會成了一「明星」。——不是嗎？好多有名的「大明星」，他們不都是從「無名小卒」熬上去的嗎？就像今天，十幾個人真居然會錄取上了我這不有點……

晚上，我細心的對着鏡子，像發瘋似的作着哭，笑，怒，憐等等的表情，更不憚煩雜的揮着舌頭說國語。直鬧到夜裏兩三點，房東太太板着脸站在我的門口，問我是不是鬧時症。我才悄悄的鑽進了被窩。夜裏，我是作了個夢，夢見自己跑到好萊塢去和賈雷古柏，飛來伯等等一起拍片去了！

第二天，我由「介紹所」哪兒和二十多個別的臨時演員，由一輛轎重汽車運到電影公司裏去。在化妝室裏，一位化妝師給我在臉上塗着油彩，我的心直跳。想到自己不久就要上銀幕了，真有些說不出的滋味來。

照像機的屋裏去。命令我站在鏡頭前，讓我作一種想毒的表情。我想我也許是扮的「反派角」。這也好，「隻眼」的人自然最適合合作「反派」。於是努力的作着。一聲「開麥拉」，接着他就告訴我，說是沒有我的戲了！叫我到庶務處去拿錢。我奇怪的想要問問他：一張像片就夠了？既便飾個僕人，小兵不是也得在佈景前作會兒戲嗎？！現在怎麼却……一張像片……但他却不容我說話就自己走了。

兩元五角錢的工錢——給我錢的那位先生和我說。臨時演員本來祇有一元五角的工錢，但因為我飾的是一「特殊反派」——也許「隻眼」的反派就算「特殊反派」人物吧——所以多給了一元錢。但是啊！這兩元五角倒被一臨時演員介紹所一扣去了二成，到手的祇有兩元錢。而在這兩天裏我却已經化了一元五角車錢。實際所得祇有大洋五角！

三月後，那部片子放映了。我又化了四毛錢去看了看。原來我的像片是在那張片子裏用作一個已經死去的「獨眼大盜」的在警察局裏備案的一張照片。

(上接第七頁)
「封神榜」時代的科學戰

漸漸建於理想的地步，但和封神榜裏的天兵天將所使用的神秘武器比較起來，反而顯乎其後了。其中最可怕的武器是一種四弦琵琶形的煙幕放射器，在戰場上彈弄這種武器可以製造出一種煙霧，使敵人的眼目為之迷離，於是步兵同時前進，任意宰割。唯有施放這種煙幕的天將或他的神將，能夠透過煙幕辨別出敵人的所在。周代車隊的光線，無不帶有一面黃色的旗幟，當之無形無影的傳說科學殺人利器死光呢。

假使現代戰爭也長驅封神榜真作賊一樣，就不需要武器。發出去就回來的炸彈，因為神將，不需燃料和熱去燬回來的炸彈，至於火器或魚雷，小巧，放在口袋裏就可以立時決定了。

雷震子，哪吃，托塔李天王等出。如果封神榜裏的雷

標準兒童讀物

蟹語子娃娃帶	\$0.18
編者：曹編編	\$0.25
編者：曹編編	\$0.22
編者：曹編編	\$0.20
編者：曹編編	\$0.15
編者：曹編編	\$0.24

北京琉璃廠存古閣
曲園出版社
電話二四四二六九號



生活的藝術

The Art of Living

Andre' Maurois 原著 陳礪 譯 (31)

思維的藝術

那裏政府方面就要隨便決定了，如此，不完全的報告也總比根本沒有報告為佳。新聞記者寧願再有幾小時來思索一個新發生的不清楚的問題，但印刷工人已經來催稿了，而且報紙要印出來趕上上次晨兩點開的火車。

其餘的人是為了虛榮心而匆忙。他們不願意承認說他們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一個專家若回答說『我必須查一下』，就覺得自己不光彩。無論關於政治、商業、社會，一些人很在行似地談論着他們所不十分知道的問題。有的人根本沒有到過捷克斯拉夫，也沒有研究過捷克的歷史風俗，但他會告訴你捷克的情形如何如何。有的對於我們的航空不滿，但他除了從一些無能的觀察者聽來的一星半點外，關於航空他是根本不懂得的。也有的人宣揚關於某一女子私生活上不確實的傳聞，以該女子身敗名裂。普通話的或如路以由四個簡單的字來提高：『我不知道』，或如路

忽促是應當避免的，因為人們不能迅速理解困難的事情。越過課程的學生決不會往回學。可是人們往往學是匆促的——有些人是出於不得已。某人將要舉行考試，全部的科學，或某一時期全部的歷史，必須在那一天以前學會。專家答應在一定的時期內交出報告，政府在等待着報告，倘若那位專家遲延過久

易十四喜歡說的那句得意的話：『等我思想。』倘若我們不輕於決定而使人驚異，決不自己遽下判斷，那麼我們就十分接近笛卡爾的學理了。忽促不是發生錯誤的唯一的原因，此外還有偏見。我們的性情，遺傳，和教育，強固地塑造了我們的思想。倘若你要想估計你的集團所給與你思想上的影響，你可以回想當你讀過報紙上擁護或攻擊萊門梭(前歐戰時的法國首相)，加文，和達拉迪的言論之後，你對於他們的評價如何，無論你是恨他們或崇拜他們，你都有十分的誠意，但沒有充分的理智。

我們的自私是造成偏見的另一個原因。巴斯加爾說過，倘若幾何學也像政治一樣地能夠激動我們的感情，那麼我們就不會把幾何學解釋得這樣詳明了。對於一種稅收制度，在表示贊成之前，很少有人先計算到他們自己的犧牲的。設想有一個醫生發現了一種治療的方法，因此他可以得到舒適的生活，而且增高他醫學上的名譽；倘若他一旦發覺他的方法是根據錯誤的學理，在他的腦中不會發生種種的推理，而懷疑反對學說的不合理嗎？

一切合乎我們個人的欲望的事情似乎都是合理的；一切不合乎我們個人的欲望的事情都會使我們憤怒。試想沙多布里的政治生活，當他流亡國外的時候，因為法國革命而成了一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革命後，路易十八就努力使法國成立這種形式的政府。倘若沙多布里不是陷於自己的感情之中，他當能誠意幫助路易十八去努力，但他因為未被選拔掌握新政府而憤怒。因為這不公平的特遇，他對路易十八發生強烈的敵意，他發表種種議論，無異是反對他自己的學說，雖然他的詞能動人，而實際卻是空虛的。人若感情用事，則不顧矛盾和無理了。愛與恨在支配着的時候，理智祇得屈服，於是他設法去發現

對於他的愚行的辯護。有些人相信環境的影響與他們毫無關係，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反抗環境的。但反抗並不是獨立的保證。反而有時是偏見的尖銳形式。在兒童時代受過壓迫的作家，常會成為攻擊宗教，攻擊家庭的自由思想家，但他的反抗不過是奴隸的反抗。

「方法論」(Le 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作者第一忠告我們要保持理智脫離感情，然後再啓用此理智。為了這個目的他寫出幾條法則：「由最簡單的事情到最複雜的事情，按照一定的次序組織你的思想。將問題盡量分成許多部份。使你的計劃十分周密，觀察十分普遍，確知無一遺漏。」無疑的，這種方法非常有用，第一對於笛卡特自己，其次對於其同時代的許多學者都有很大的用處，那些學者後來在數學上，機械工程學，天文學，以及其他物理學的各部門上都成了專家。祇要關於心的問題，無論是在發現其本身的方法則。(如關於數學)，或在研究因抽象或隔離而簡單化的問題(如關於天文學)，笛卡特的方是仍然有效的。但他的方法若應用到更為複雜的科學問題上，雖然不是無用，却是感到不夠了。

編輯部啟事

本社每日收到之郵件中，因欠資而需要補回郵費者，日必數起，月終結算，損失不貲。欠資原因約有下列三種：

- 一、郵件過重
- 二、稿件封口
- 三、貼用無者名之舊票

自本月起本社為免除損失計，對於此項欠資郵件，不再收受；其信件或稿件因此而遺失者，本社概不負責，尙希讀者諸君注意是幸。

光風府學

悼米東帆先生

記住吧！米先生的遺言：

「我並不希望每一個同學都成了良好的選手，但是身體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論做任何一種事業。」

凡。

米東帆先生于本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去世了。

噩耗傳來的時候，每位師長和同學都感到惋惜，這不僅同學方面感到失去一位良好的導師，認為是一種損失，即是北京整個的體育界，何嘗不認為是一種損失呢？

凡是聽過米先生課的同學，每一個人腦海裏，都會烙下一付和藹可親的影子，那麼使着每一位同學都願意和他接近，見到他的時候。永遠是深深的一躬，表示尊敬。

一個不算太高身量，加上那永遠和善的面龐，正是米先生一個速描，究竟因為勞累的折磨，額上生了幾條深深的皺紋，但是那體態是精神的，他不顧責備每一位同學，總是善言的勸導，使你不能不聽從他的話而改掉過失。

在去年暑假以前，米先生突然因病在學校裏請了假，從那時候起就沒有再到學校裏來授課，聽說得的病症是腦沖血，當時搬進醫院後，雖然得以保住身體，但是因為下半部癱軟，不能再起床了，這樣就永久成了遺憾，醫治井不能奏效，一直延持到今天，终于在上月二十八日上午與世長辭了。

米先生在家裏的擔負是相當沉重的，六口之家全靠米先生的收入維持着，何況還擔負着三子一女（長子畢業于志成中學，現就業于氣象台，次子三子就讀志成中學，一女公子現在就讀于女師學院音樂系）的升學問題呢？因此米先生的教學鐘點不能不多加起來，同時擔任了三四個學校的功課，一個人精力畢竟是有限的，經不起

過度的勞傷，而種下病根了，可是他永遠是努力不懈的，無論在他職業上或家庭裏，每次有運動會的時候，他都熱心的為學校裏籌備一切，絲毫沒有一點不盡心。

他擅長機械運動，尤其是單雙槓和墊上運動，他熱心教授每一位同學，即使是一位不喜歡運動的同學，他常說：「我並不希望每一位同學都成了良好的選手，但是身體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論做任何一種事業。」不是嗎？我們始終忘不了這句話。

在他住醫院裏的時候，常有同學去慰問，希望他馬上好了，再到學校裏來授課，每一位同學都這樣殷望着，但是米先生的病體，總是這樣遲遲不見好，去年暑假間，有人發起過「米東帆先生慰問委員會」，作過球賽，得下來的門金，作為米先生的醫費，數目是微少的可憐，但是那種義舉是可頌的。

最近一位王姓的同學，曾經發起募捐，作為米先生生活的補助費，數目不算太少，這也是同學們熱心的結果。

米先生是故去了，我們在哀悼之餘，感到一點悲憤，我們不願意僅僅的用「體育界先人」、「體育界名宿」……來加上在故去米東帆先生的頭上，因為他不僅在體育上給我們幫助，更在心靈上給我們新的體會，教給我們怎樣作一個完善的人。

記得米先生在給我紀念冊上寫着：「告以過當喜，聞善言當拜。」這也許是米先生教學所支持的更言罷？也正可證明米先生偉大的性格，是不會泯滅的，他的身體雖然故去了，但是他努力事業的精神，是終久不會被人遺忘的。

北文星五期

放假旅行日記一頁

波小作

十月三十一日的清晨，我們北大國一之數位同學，組織之一小旅行團，在西直門檢兒聚齊。此刻正是八點鐘左右，大家全到齊了，風也起來啦，我們看着這風雖然大，可是也攔不住我們旅行的欲望。我們這裏有兩位女同學，其餘的乃是五位男同學，各各都是帶着一副客氣的面孔；溫柔的態度，各自騎着腳踏車，出了這灰色的城。喜氣洋洋，說說笑笑的走着，也沒有費了多少時間就到了天然博物院。我們又向前騎着，大家說的更歡起勁兒，大約有二十多分鐘，真不慢，到了燕大門前就想到他校之功課較我怎樣？議論一陣兒，頗大對過兒車舖修理，費了一刻多鐘，修理好了。我們又騎上車，往前騎着，風還是繼續的颳着，一剎之間到了萬壽山，這時萬壽山雖然到了，可不是我們旅行要到的地方。我們又往前騎去，此段的馬路不是柏油路的，便是那古老的石子路，走起來似乎較前段費力。這時風一陣大，一陣小，斷斷續續，逆着風兒騎那味兒真不好受，我們還是很起勁兒的聊着，一會兒就到了青龍橋，又往前騎去拐灣兒向南走便是順風，我們更快了，不到一刻鐘的功夫，玉泉山也過了，這時前面路旁有一座小橋我們便佔着了，大家都在那橋上休息，看見河裏的水真是痛快，水面浮着的羣鴨，白白的顏色映襯着這清亮的河底，真可代表我們當時的心；懸掛在高空的太陽，也對着我們微笑；路上並沒有別人，只有我們這幾個人佔據了這有趣的園地。我們在這橋旁玩了一陣，很是快樂，直到現在我對這地方很是留戀呢！風還是颳着，我們又騎上車往前駛去，騎了一陣，風更大了

My Friend

Edward Jenner

(Continued)

His interest was not confined to medicine, for he was also a lover of books and music. He could play several instruments, and he published some poetry of his own.

Whittier's beautiful poem, "The Healer," describes the ideal of what a doctor's life should be. Edward Jenner is a noble instance of such a life. His example might well be followed by all young men who enter the profession of healing. He made the welfare of mankind his first consideration.

His discovery was a source of great joy of himself, and he had spoken of the thankfulness which he felt at being "the instrument destined to take away from the world one of its greatest calamities." (End.)

愛德華簡諾爾 (續)

禾 心譯

他的興趣不僅限於醫術，因為他也喜歡書籍及音樂，他能演奏幾種樂器，他發表過幾首他自己作的詩。

惠梯爾的美麗的詩「療病者」，描寫一個理想的醫生應有的生活，愛德華簡諾爾就是這種生活的最好的例子，他的表率是可以被所有從事醫事事業的青年人做效的。他以造福人類為他的第一件重要的事。

他自己所以得到最大的享受的原因，即是由於他的發明，他曾經說過感謝的話，因為他覺得他是：「被上帝注定除去世上一種最大不幸的工具。」(完)

翻譯文法 陳 礪講解

被動語態

1. 應譯成主動語態的被動語態

有許多被動語態的動詞在翻譯時應改或主動語態，如 to be pleased, to be drowned 等等若必強合原文的形式，譯成被動語態「被喜悅」「被溺」，則不但為中文習慣上所不許，而且意義也因此不明了。像這類動詞，主要者有：

- to be surprised 驚異
- to be pleased (delighted) 喜悅
- to be drowned 溺水
- to be disappointed 失望
- to be discouraged 沮喪，喪胆
- to be born 降生
- to be taken ill 得病
- to be caught in a rain 遇雨

例一：To be properly enjoyed, a walking tour should be gone upon | alone.

譯時可將其改為主動語態

To enjoy it properly, we should go upon a walking tour alone.

(為真正享到徒步旅行的樂趣，我們應當獨自去旅行。)

例二：Hasty action should be strictly guarded against, | which means | that recklessness should be avoided.

譯時可將其改為主動語態

We should strictly guard against hasty action, |

which means | that we should avoid recklessness.

(我們應當戒成輕率的舉動，也就是我們要避免魯莽的動作。)

which = and it, 指前面整個 clause.

2. 複合他動詞的被動語態

自動詞加上介詞，或是加副詞或受詞再加介詞，而成為複合他動詞 (Compound Transitive Verb) 也可取被動語態。如：

He was laughed at | by everybody.
(他受眾人的嘲笑，或人人嘲笑他。)

A doctor must be sent for | by you.
(你必須令人請一位醫生來。)

He is spoken well of | by people.
(他受眾人的讚揚，或人人讚揚他。)

The child must be taken care of | by us.
(這孩子必須受我們的照顧，或我們必須照顧這孩子。)

3. get (or have) + 受詞 + 過去分詞

譯「讓人把……(受詞)……(動作)」

例一：He was so busy that he even had his dinner brought up | to his room.

(他非常忙，甚至於讓人把他的晚餐都拿到他的屋裏去。)

例二：Although | for so many years now | dogs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having their food provided for them, | and have not had to seek it | for themselves, | they all, | mor or less, | keep the old hunting instinct.

(雖然許多年來，狗已經慣於讓人為牠們預備食物，而不必自己去尋求食物，但所有的狗還多少保存着以前的獵食本能。)

月見

鏡のやうな月が森の上に美しい姿をあらはした縁側で空を眺めてた私たちは非常に喜んだ。空は水のやうに澄んで風があるとも思はれないが花瓶の花がそよ／＼と動いて其の影が燈の上にちらつてゐる。小さい妹が手招をして「お月様をこへいらつしやい」と言つた。皆は思はず吹出した。

空はいよ／＼澄んで月はいよ／＼明るい。此の美しい景色に見られてゐるうちにお母さんが枝豆や果物などを下さつた。一番末の弟がお供物の團子を食べたいと言出して「すかしてもなか／＼きかない、とう／＼泣出したので私が背負つて外へ出た。外の弟や妹も皆後へついで出た。

外は又一層明くてまるで晝のやうだ。さら／＼流れる小川の水は銀の帯と見えきら／＼光る草葉の露は水晶の玉とも見える。いろ／＼の虫はそつちにもこつちにも節おもしろく鳴いてゐる。

「あれ、松虫が鳴いてゐる。」
と一人が歌へば皆がついて歌ふ。背中の弟までいつの間にか機嫌が直つて。

「ちんちろ／＼ちんちろりん」

などと歌つた。廻らない舌が一層かはいい、間もなく

「もう内へお入り。」

と言ふお父さんのお聲が聞えたので皆を連れて内へ入つた。しかし何だか此のまま寝るのが惜しいやうな心持がした。

賞月

胡謨譯註

鏡般的の月在森林上現出美麗的情影。廊下望空的我們都非常的高興。天空像水般的澄清，雖覺不出有風來，但花瓶裏的花却閃閃的動着，她的影隱約的映在階上。小妹妹打着手勢說「月先生，請你到這來！」大家都不能不聽話，結果因為他哭了，我便背着她出去了。外面的弟弟和妹妹也在後邊跟着出來了。

天空愈益澄清，月兒愈益明亮，看着這種景色正在出神時，母親賞了我們毛豆和水菓等物。最小的弟弟說要吃上供的團子，無論怎麼哄她，她都不聽話，結果因為他哭了，我便背着她出去了。外面的弟弟和妹妹也在後邊跟着出來了。

外面更是明亮，宛如白天一樣游游的流着的小溪的水，看起來好似一條銀帶。晶濛的發着光的草葉的露水，看起來好像水晶球。種種的虫聲在各處很美妙的叫着。

「那！蟋蟀叫着呢！」
一個人忽然唱起來，別的人也全都跟着唱起來。連在背中的弟弟也不知在甚麼時候有了精神。

「唧唧唧唧」

的唱着。不能推測的舌頭更加可愛。不久：

「進屋去吧！」

因為聽到了父親的聲音，便帶着大家進屋去了。但是不知怎的若就這樣的睡了總覺得是可惜似的。

「註釋」

「縁側」廊下「風があるとも思はれない」覺不出來有風「疊み」日本蓆子「ちらつく」隱隱約約「手招をして」打手勢

「思はず」不期然「吹出す」笑起來「見とれてゐる」凝視「看得出神」「枝豆」「果物」水菓「すかす」哄騙

「まるで」儼若「二層」更加「さら／＼」孑孓的「銀の帯とも見え」看起來好像銀帶「そつちにもこつちにも」各處

「節おもしろく」腔調美妙「松虫」蟋蟀「いつの間にか」不知何時「機嫌がなほる」有了精神「ちんちろ」蟋蟀的叫聲

「かはいい」可愛「間もなく」不久「皆を連れて」些着大家「しかし何だか」但不知怎的……「此のまま」這樣……

「心持がした」覺得

文朝

一戀愛的手段一

厚珠

△怎樣「在地的記憶網上，留下一個「我」的痕跡呢？

小繪和幾確巧一同上了公共汽車；而且——或者是有意的——坐在一起，小繪有些不安的樣子，她望着窗外，好像雜亂的街景吸引着她的；那麼幾也只得呆望着前面椅子的背出神了。

「到了嗎？」幾催促的問：「沒有！」她的臉微微的暈紅了，之後兩個又各自呆坐着。——你到什麼地方下車？」幾耐不住這沉默了。

||詩二境||

•昌年•

在一個天空中佈滿了許多未燼的香煙蒂的夜裏，我很幽閒地，獨自徘徊在寢室前的草坪上，當我望着那皎潔的月光，從那垂柳的梢頭射在大地上的時候，心中油然地滑進了一串遐思：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不會用那生花的妙筆，將這美妙的情緒，描寫在那唯美性靈的詩境裏！

月兒慢慢地向上升起，同時我的心也漸漸向下沉落，懊悔和失望，纏上了心頭，彷彿有許多首很高深的詩，像甲骨文似的展開了；映入了我的眼簾，像屈死鬼哭似的低吟；投入了我的耳底，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悲哀，因為，我沒有力量能夠把牠們驅逐淨盡；我不由地痛恨那些懂得高深藝術的詩人們，攪盡了腦汁，擠出來的只是這些高深得使人不懂的藝術，甚麼悲哀啦！痛苦啦！煩惱啦！憂愁啦！琳瑯滿目，通篇皆是，試問他們到底有沒有痛苦和悲哀呢？恐怕他們自己也沒有這些感覺吧！也許是他們的感覺都藏在了那美妙的冥想裏，飛入了那理想之鄉中。

自然哪！天之驕子們，度着那象牙之塔裏的生活，所見到的，當然的僅只是這些；所感到的不滿，也不過只是安逸之極而生的一種反感覺！

我默默地談着，心中爲着那些高深的藝術家們祝福，我願他們能夠永久的住在象牙之塔裏，度着那安逸的天國裏的生活……

突然一陣大風，很親密地向我跑來，沙土們也隨着它很歡狂地來和我接吻，我不由地起了一陣驚駭和戰抖，頓時我的神志倏然清醒——這樣地結束了我的冥想！

時鐘的長短針又重合在一起時，將這整日的疲勞，漸漸地投在了那夢神的懷抱！

「恩，恩。」幾簡單的答着，可仍望着窗外，心裏却奇怪着，怎麼？幾現在變得老實了？一個在中學時一直跟她開玩笑，到處給她宣傳「長弓牌矮冬瓜」的淘氣小子，一進大學居然也斯文了？她有些納悶，但覺得一直對他厭恨的心理之中，添入了三分安心，一分「歡喜」。她獨自回想着中學時受他開氣的情形——他整天像街上野孩子那樣鬧着叫着，坐在桌子上，站在椅子上，手裏揮着敲着筆盒，講義夾等抓得着，碰得響的東西，嘴呢，拉着調子，「矮冬瓜，矮冬瓜，三個銅板買一斤，不嫩不鮮，不要錢……」喂！牌子老，貨色好！長弓商標括括叫！「按：小繪姓張，身材不高，可是長得很可愛的。」而當她一進教室，他更領着一幫愛鬧的笑着，嗚呀，嗚呀，簡直使她想哭不敢，想罵又沒詞，只好心裏記着他，咀着：「野蠻該死的鬼，總有一天找着你……」

「小繪！你仍舊討厭我嗎？」
「……唔！……可是她紅着臉微笑着。」
「是像我那樣胡鬧淘氣是該惹人討厭的……」
「可是，小繪，你知道胡鬧不一定含惡意的嗎？」
「不知道？」
「我求你相信我！這裝胡鬧的孩子，是完全無惡意的！」
「……裝胡鬧！……她是完全無惡意的！」
「……裝胡鬧！……她是完全無惡意的！」

「恩，恩。」幾簡單的答着，可仍望着窗外，心裏却奇怪着，怎麼？幾現在變得老實了？一個在中學時一直跟她開玩笑，到處給她宣傳「長弓牌矮冬瓜」的淘氣小子，一進大學居然也斯文了？她有些納悶，但覺得一直對他厭恨的心理之中，添入了三分安心，一分「歡喜」。她獨自回想着中學時受他開氣的情形——他整天像街上野孩子那樣鬧着叫着，坐在桌子上，站在椅子上，手裏揮着敲着筆盒，講義夾等抓得着，碰得響的東西，嘴呢，拉着調子，「矮冬瓜，矮冬瓜，三個銅板買一斤，不嫩不鮮，不要錢……」喂！牌子老，貨色好！長弓商標括括叫！「按：小繪姓張，身材不高，可是長得很可愛的。」而當她一進教室，他更領着一幫愛鬧的笑着，嗚呀，嗚呀，簡直使她想哭不敢，想罵又沒詞，只好心裏記着他，咀着：「野蠻該死的鬼，總有一天找着你……」

「小繪！你仍舊討厭我嗎？」
「……唔！……可是她紅着臉微笑着。」
「是像我那樣胡鬧淘氣是該惹人討厭的……」
「可是，小繪，你知道胡鬧不一定含惡意的嗎？」
「不知道？」
「我求你相信我！這裝胡鬧的孩子，是完全無惡意的！」
「……裝胡鬧！……她是完全無惡意的！」
「……裝胡鬧！……她是完全無惡意的！」

「你！這真是靜安寺路，你打算等下一輛嗎？」
「不遠……」
「是，這裏到愚園路不遠，我們一起回去吧！」
「你也住愚園路？」
「不，可是沒關係，我可以走一趟。」
「……她不知說什麼好，只低着頭，看自己的左腳右腳來回的往前搬。」
漸漸的，他們遠離了那一叢同車者，這恬靜的路上現在除了有汽車很快的衝過外，只點綴着他們兩不一致而零亂的步履！這表示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隨各自的意念起伏着，不規則的起伏着。

友吾



舊夢

念琳

愛的盡頭不一定要用結婚來結束，可是到我自己也走到這條路上來時，連我自己的主張也要推翻了。

去年，像現正一樣的深秋，黃葉落滿了院子的時候。恆由滬上歸來了，那時，他把我這垂死的精神從萎糜中拯救出來。二十餘年的生命，我沒有嚐到過愛的溫馨；我一直是頹唐着像一個行將就木的病患者。

時光在歡喜的時候，永遠是溜得極快的，似乎不給人抓着甚麼影兒的機會，到煩惱時，却又顯得遲慢和拖延了。

舊曆四月的中旬，雖然季節上已近夏天了，但初夏的晚風拂過來，好像還有一點涼意。月亮才上來的黃昏，我和恆愉快地跑到北海去看月。那天月色正好，圍圍着嵌在水樣清澈的天上。但北海的遊人却並不太少，所以像白塔下的土山灣裏，竟黑得叫人不敢穿過去。我和恆靜靜的相扶着，環着山坡爬上白塔腳下的遼遠亭，只覺在四周黑暗中，只有這一盤明月給了我們無限的光明和偉大。一種相同的感覺，同時串過我們的意識，不由互相握緊了手，倚在亭欄上了。在那兒，我們看見的是明得透澈的夏月，耳朵聽着微風掃着柔枝的清響。對面白塔上，隱隱有人說話，但並不能擾亂我們無言中交流着的心曲。似乎宇宙間只有我們這一雙沉醉在情海中的愛的寵兒，享受月光清白的愛撫，天地之中何嘗還留什麼別的存在。

「你看月亮多麼美？」
「天地間除了月亮之外，只有我們兩個了。」
「我的月亮呢？」
「我不知道。」

「這不在我身旁麼？」兩手一齊攏過來，把我擁在他懷裏。
「別鬧，讓我們安靜一點。」我別過頭去看着他的臉，那誘惑人的眸子。

「不，讓我們盡情的享樂罷。」他低下頭來，頭髮都落在我臉上，我嗅到一種男人的髮香。

「坐下罷。」他坐下了，兩手仍舊抱着我。我的頭正好倒在他的胸前，像倒在慈母的懷裏一樣。沒有說話，讓月光洗着我的全身。

「承姐——他永遠是這樣叫我，那聲音令我迷醉。
「又要說甚麼，你？」你玩皮的撥了他臉一下。
「我什麼時候可以得到你？」
「我現在就在你懷裏。」

「不，我說的是將來。」
「將來？現在沒有將來。」

「你不允許我？」憔悴的顏色又泛在他臉上。
「甚麼事？」

「別裝傻！你原諒我嘴笨好不好？」
……可惡的責任觀念在我意識中轉。我裝傻，裝得叫人害怕。我明白

愛的最高峯是訂婚，結婚。但在以前我曾想過：愛的盡頭不一定要用結婚來結束。可是到我自己也走到這條路上來時，連我自己的主張也要推翻了。然而我還沒想到什麼時候應該訂婚，結婚，因為我有責任。

「唱一個歌兒罷。」用力搖着我的肩。
「月亮在那裏！」還是那支慣唱的曲子。
「月亮在我的身旁。」抱得更緊一點。

青春的火燃燒起來的時候，往往會燬滅了自己。恆為熱情更溫暖透我整個的靈魂，那一晚上，我們真擁坐到深夜才回去。

夏天了，蟬開始在樹上聾叫。
是一個陰雨的天，兩天前原和恆約好到北海去划船，但那天從夜裏便下起雨來。晨妝後，倚床聽着雨聲，覺得滴滴雨點把自己的心都攪亂了。心裏不禁對天起了怨恨。

鞋響，那聲音是那麼熟悉。跟着一陣風似的恆歡騰跳了進來，頭上還掛着雨水。

「你居然來了！」我驚喜得攔住他的手。
「我能不來？」他脫下雨衣，掏出手帕來擦臉上的水。

「不能出去了。」他坐在我身旁，拉緊我的右手。我趁勢依在他懷裏，那時候別人還都沒起，我感到我的放肆；臉上似乎紅了起來。
我愛貓，他也愛貓。新生的四五隻小貓聽人聲，都悄悄的走進來，用清亮的小眼望着我和恆。

「我頂愛牠。」我蹲下去抱起最美麗活潑的灰貓，在牠柔軟的毛上親了一下。
「我也吻吻我的小猫。」恆也蹲在地上把臉湊過來，而一個吻竟落在

江邊的故事！(六)

鮮羊填首 三星在蜀
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詩經

東文

一邊用飯，劉半仙和劉老人搭訕着談起話來。

「老頭兒多大歲數了？」

「六十歲了。」

「有多少地？」

「地倒不少，可就是荒地多熟地少，已經開墾的剛好够木村的五十多家佃戶種。」

「有那麼些地一定是很發財了？家裏也必得預備幾桿槍好防忠胡匪。」

閑談的話語間，劉半仙便把老人的一切底蘊完全探察出來，在問出有關係的事體時，他總要送個眼風給傍觀的張營長。像劉老人說出所有的田地財產和槍隻時，劉半仙便和張營長傳遞了個眼風，同時互相會心地點着頭。

友吾

張營長領着兩連騎兵回城時，劉老人被他們反綁着兩臂繫在馬頭上逮去了。

村民們，恐怖，惶悚，謠言到處播揚着，他們底心像浮蕩在風雨的夜空，慌亂而無主。

老人躺在炕上喘着微弱的氣息，地下站着劉志遠，感着苦惱的臉。

「你這個受窮不等的天亮的窮鬼，誰要你贖我回來？我現在雖然回來了，可是我知道我底腿已經被他們打折，是不會活到明天了。我真恨你，為什麼賣掉寶貴的土地，贖回我這樣無用而快要死去的老廢物呢？反正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他們把我槍斃，把我殺頭又有甚麼？他們傷天害理，誣良為匪……」

「爸爸！我怎能眼見您被他們殺害呢？他們誣良為匪，不祇是爲了圖謀搶奪我們底家產麼？錢財我們會掙。只要您存在，我們只希望有您活着就好。」劉志遠俯垂下頭安慰着老人，他強自

鎮持着不讓滾轉在眼角的淚珠流下來。

「胡說！我是不中用的人了，把我槍斃，把我殺頭又有甚麼？他們傷天害理誣良為匪，天會懲治他們，老天爺是有眼的。」老人痛恨地睜大了眼睛，眼睛閃爍着異常的光彩。他痛惜半世血

感官神經的痛楚。

「這般害人的東西……」老人瘋狂地抽動他底上部身體，然而，忽地又頹然仰臥下去了。他底喉管裏，發着「呼嚕呼嚕」的響聲，好久，好了，氣息漸漸微弱下去，最後，他狂喊了聲，他是怒瞪着發光的眼晴，攢着拳頭，彷彿和誰抗鬥般地停止了心臟的鼓動。
〔註〕「老百姓」的土語。

七 表弟的出走

劉老人發葬後的第五天，表弟劉志遠走來向他說：「表哥，我現在是家破人亡了，我明天要出遠門，以後你就搬到我家底房子居住罷。」他是含着滿腔的憤恨與悲哀地說。

「怎麼？你不是仍要回來麼？」

「我想，怕不見得能回到這裏來罷？也許……是的，也許我能够回來，在這裏和你們相見，因為窮人不至永遠不得翻身。」

「你到那裏去呢？」李永貴莫明其妙地問。

「我去找仁義軍，我已經和孔昭義約好一同去入夥，反正這世界是不容我們老百姓太平地活着，你長長縮縮地逃避，那是定規活不了，如果起來抗鬥也許還有一線的生路被衝出來。」他悲壯地說，不知從甚麼時候，晶澄的淚珠，閃爍在他底面

頓了。

「表弟，你是不能走的，表叔死了，你得繼續成家立業，你那能去做那種事情，那是殺人放火，綁票勒贖的賊匪……」
(未完)



「爸爸！我怎能眼見您被他們殺害呢？他們誣良為匪，不祇是爲了圖謀搶奪我們底家產麼？」

汗辛勤，晝夜勤勞積攢的金錢，一眼望不到邊的田地，現在是爲自己以外的人所有了，租戶們一車車黃金般的大豆，苞米，是不會灌進自己的糧倉了。他越想越恨，麻脾了似地忘却了全身的傷痛，在他心裏只是一個沉重的恨，驅逐了一切的

為誰撞鳴

(元)

Ernest Hemingway
李漸譯

「你現在還很幼稚，」她說。「將來你就明白了。」隨着，向着那個女子，「來，馬莉亞。我們說完了。」

女子走了過來，賈敦伸了手，拍拍她的頭。她柔順的在他的手底下好像一隻小貓。他以為她又要傷心了。但是她的嘴唇又合上，向他看一看，微微一笑。

「現在你去睡一定睡得很好，」婦人向羅伯爾說。「你一天走路走得很多了。」

第七章

他全身裹在被裏熟睡，他一直睡得很甜，這是他想了很久的了。被舖在樹林的地上，在洞口一邊石塊的背後。他睡時，不住翻身，每一翻身就滾動了一個皮鏈掛在手腕上的手鎗，當他方入睡時，手鎗是被蓋好了，放在了身邊。肩背酸痛，四肢疲乏，全身筋肉都被勞拉散了一般，以致覺得地都是軟的，就在被的絨裏上伸一伸腰都覺得非常之疲乏。每一醒來，他想想這是在什麼地方，明白了，隨着把手鎗從身底下移到一邊，很高興的放下了，又伸伸腿睡着了。他的手放在了衣服作的枕頭上，枕頭是用衣服

捲了繩底鞋作成的。把一隻手伸過去抱住了枕頭。

他覺出了有一隻手撫着他的肩膀，他猛一翻身，他的右手在被裏握了手鎗。

「嗚，是你呀！」他一面說，把手鎗放下了。伸出了兩隻膀子把她拖了下去。他的兩膀抱住她時，他可以覺得出來她在那裏戰慄。

「進來，」他柔聲的說。「外面很冷。」

「不，我一定不。」

「進來，」他說。「以後我們可以加以解釋。」

她渾身打戰，他用一隻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另一隻手輕輕的抓住她的手膀。她把臉扭了過去。

「我害怕。」

「不，不要害怕。進來。」

「怎麼進去了？」

「一消就進來了。裏面有地方。需要我幫助你嗎？」

「不，」她說着就進到了被裏面，他緊緊的擁抱了她，想要吻她的嘴唇，她把臉緊緊的伏在枕頭上，但是把她的肩膀攥住了他的項項。以後他覺出了她的肩膀鬆弛了，當他抱住她時，她又戰慄起來。

「不，」他說時笑了起來。「不要害怕。那是一隻手鎗。」

他拿了起來，把她放在身後。

「我怕羞，」她說，她的臉躲開了。現在。」

「不，你不要這個樣子。這邊來，現在。」

「不，一定不能。我又羞又怕。」

「我一定不能。假使你愛我。」

「我愛你。」

「我愛你。呵，我愛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頭上。」她說着又向後躲了一躲，她的臉仍然伏在枕頭上。

他把手放在她的頭上，慢慢的撫摸着，忽然她的臉離開了枕頭，到了他的懷了，緊緊的靠住了他，她的臉貼住了他的膀，她哭泣了。

他靜靜而很緊的抱了她，覺到了長長的柔軟的身軀。他摸她的頭，吻着她的濕而帶鹹味的眼睛。當她哭泣的時候，他可以覺得出圓而堅實，突出的胸部，從她穿着的襯衣外面就可以摸得着。

「我不能接吻，」他說，「我不知道怎麼作法。」

「用不着接吻。」

「是的，我必須接吻，我必須作到各樣的事。」

「什麼事也不用作。我們這樣就很好。但是你的衣服穿得太多了。」

「我應該怎麼樣呢？」

「我可以幫助你。」

洛所說的同條一齊走嗎？」

「當然。」

「但是不是到一個家庭裏去。僅僅同了條走。」

「不，是到一個家庭裏去。」

「不。不。不。限了你，我就作你的太太。」

現在他們躺在那裏，以前掩蓋的一切，現在都揭開了，以前的由紡織作成的粗攤布面，現在也變成了柔滑同堅韌的壓好布面，長久而帶着溫暖的冷，外面雖冷而裏面却溫暖，長久，輕鬆同嚴密的擁抱，緊緊的抱着，沉寂，愛情感應，使一切都成了空的，生出了快樂，青春同愛情，到了此時溫柔的化成了空零，消魂，緊緊擁抱的寂靜，致使賈敦不能自持，他說，「你會愛過旁人嗎？」

「從來沒有過。」

隨後突然問，在他的膀中不動了，「但是有人對於我作過許多事。」

「那是誰？」

「許多人。」

現在她絲毫動不動的躺着，好像她的身體死了一樣，把她的頭扭開。

「現在你不愛我了。」

「我愛你，」他說。

但是她曉得了在他的心裏有變化發生。



▲華北辦事處：
 中內政郵立憲登記部政字十八號

食母生

胃腸良藥

大眾補品

盛筵當前賓主共歡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如胃腸薄弱何。坐觀他人興高彩烈。食指亦動。多食又不耐消化。不食未免掃主人之興。則亦惟有服食母生而已。

食母生為時費高等營養素
 維他命等製成。經用紫外
 線照射。常服之。消化容
 易。胃腸調整。大便暢通
 血液清潔。新陳代謝旺
 盛。價格公道。補而不費
 調子不傷。蓋嘗試之。

藥分片劑粉劑



▲天津法界中街八二二號
 ▲北京前內西皮市九號
 ▲青島山東路八十六號
 ▲濟南市經三路緯二路五七八號
 訂閱：每月九册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册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